

跨境醫療產業體系仍有掣肘

中國醫療國際認可度尚不足

「醫療是基於信任的。」蔡強說，中國必須找準自身優勢，並在價格、服務、保障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公司近期已簽約馬來西亞和土耳其患者，並收到來自意大利的少量諮詢。」蔡強說，盛諾一家已開始嘗試吸引周邊國家患者，並計劃在馬來西亞設立辦公室，聘請當地員工推廣服務。

擁有多年歐美留學經歷的小丹認為，從全球範圍看，跨境就醫並不罕見。韓國的醫美、土耳其的植髮、泰國的體檢和康復、印度的低成本手術，這些多集中在單一、標準化程度高、風險相對可控的領域，更接近「消費品」市場。但中國的潛力指向的是更核心的醫療場景，包括複雜疾病診斷、系統性治療、高強度、高效率的臨床處置能力。「但中國醫療還沒有形成成熟的國際認知、制度界面和服務體系，也還未被全球患者視為默認可選項，但一旦外界逐步意識到在中國看病不僅「便宜」，而且「快、穩、準」，就能實現中國醫療在全球版圖中最具顛覆性的一種潛在變化。」小丹說，只有當服務標準、合規機制、風險承擔和長期隨訪體系建立起來，海外患者才會把「來中國看病」視為一種穩定、可靠、可複製的選擇，而不僅僅是一次冒險式嘗試。

陪診配套政策服務仍有短板

「我們憑什麼贏過其他市場認可度高的國家？配套完善就是關鍵。」蔡強說，「可以吸引哪些國家的患者？如何規劃市場、品牌、推廣？如何完善簽證政策，是否需辦理專屬的長期醫療簽證？外匯如何結算？是否需配備翻譯服務者、針對宗教的生活起居服務者？甚至公共衛生基礎設施都要考慮。」

蔡強認為，重大疾病需要一個長期的、系統的就醫過程，陪診機構需要就患者可能遇到的問題提前制定方案，「治療前準備，治療中第一、二、三階段結束，治療後送別，給予一個深深的擁抱。」此外，在國家和產業層面，跨境醫療的發展不能急於眼前，而是有計劃地推進，通過優質的就醫、服務體驗，令患者回國後形成良好的口碑，分享與傳播在中國就醫的所見所聞。國際信任度提升，赴華就醫需求增長，就會形成良性循環。

蔡強還特別提到翻譯服務人員並非可以日常交流的口語翻譯便能勝任，「需要講『縱隔』、『淋巴結轉移』、『腹腔積液』……這些專業醫學術語的外語，一個英文醫學單詞的翻譯錯誤就可能導致患者死亡。」廣東盼達旅遊負責人翁俊斌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在着手建立翻譯團隊，但他認為除英語之外，小語種的翻譯也是必須要配備的資源之一。

欠缺立法和跨業標準

蔡強預估中國的跨境醫療發展後的5年至10年，每年可吸引逾100萬人次外國患者，除在醫療層面可以給國家創造巨大的GDP和外匯收入之外，也會促進住宿、消費、餐飲等相關產業。但目前中國的跨境醫療尚缺乏具體部門的統籌規劃，尚不能形成合力。

蔡強所言非虛。作為全國率先提出《國際醫療服務規範》的上海，也在積極探討海外人員赴華「醫療+旅遊」產業尚需完善的問題和機制。全上海市國際醫療服務機構在多語種服務、預約診療、商保直付結算、國際醫療旅遊手續辦理等多方面進行服務提升。但上海市政協常委、協理律師事務所一級律師游閔健表示，醫療旅遊產業中涉及旅遊、衛健、數據、保險等多個單位，但目前尚未有完整的立法。雖然已有一些行業標準，但也僅僅是醫療部門內部的規範，缺乏跨部門和行業的管理，「如何規範管理者、醫療經營者、旅遊經營者、消費者、保險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如果過程中起了糾紛，如何處理？其中諸多法律問題亟待界定。」

內地各主要省市涉外醫療數據

全國	中國醫院協會國際醫療服務專委會發布的《2024中國國際醫療服務行業發展報告》顯示，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境內（不含港澳台）共有57個城市的850家醫療機構開展國際醫療服務；在過去的2025年中，全國有超過20家公立醫院國際醫療部先後揭牌或投入使用，所屬城市從北京、上海、廣東、廈門等一線或東南沿海城市深入至四川、河北、新疆等內陸城市。（來源：新華社、第一財經）		
北京	深圳	上海	
設置國際醫療部的醫療機構有52家，可提供全流程外語服務的醫療機構達156家，可提供外卡支付服務的醫療衛生機構達167家。其中國際醫療服務試點機構18家。（來源：北京市衛健委）	77萬人次（2023年），其中港澳人士64萬人次，其餘的則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港大深圳醫院、深圳市人民醫院、羅湖區人民醫院、中大八院等是境外人士較多選擇的公立醫院；包括上述醫院在內的10家醫院開展涉外醫療試點（2024年）。（來源：深圳市衛健委）	2020年，10家試點機構和10家種子培育機構開展國際醫療旅遊試點；2023年，13家市級公立醫院開展國際醫療旅遊試點工作；2024年上半年，全上海醫療機構共服務外籍和港澳台住院患者4,128人，同比增長24.3%。（來源：上海市衛健委）	

內地有望成歐美「逃殺者」庇護所

「醫療不可能三角」在中國被打破

深度報道

「我長子的女友，最近飽受胃病困擾。去年12月在英國醫院預約專科檢查，被告知最快要排到今年8月才能面診。她不知道如何調配自己的飲食，加之正在懷孕，這讓她萌生了很多負面的擔憂。」目前定居在上海的英國人Simon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示，在病痛和壓力的折磨下，未來的兒媳幾近崩潰，「所以我跟她說『來中國吧』。在中國，你可以立即到公立醫院，最多兩天就能完成與英國相同的檢查。」

Simon長子與其女友
Simon在廣東治療

全球跨境醫療市場中國佔有率低。廣東盼達旅遊負責人翁俊斌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示，面對海外網民到中國進行跨境醫療的熱烈討論，團隊開始着手研究「醫療+旅遊」項目，並尋求前線合作，望為公司打造新的工作方案，並作為特色的長線工作部，與印尼、韓國每年跨境就醫旅遊量有較明顯的增長，海外華僑回國看病的需求也愈來愈多，整體趨勢呈上升態勢。但日前來諮詢就診的主僑尚不多。我還在測試流量和口碑。」翁俊斌表示。

廣東盼達旅遊負責人翁俊斌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示，面對海外網民到中國進行跨境醫療的熱烈討論，團隊開始着手研究「醫療+旅遊」項目，並尋求前線合作，望為公司打造新的工作方案，並作為特色的長線工作部，與印尼、韓國每年跨境就醫旅遊量有較明顯的增長，海外華僑回國看病的需求也愈來愈多，整體趨勢呈上升態勢。但日前來諮詢就診的主僑尚不多。我還在測試流量和口碑。」翁俊斌表示。

內地跨境醫療的布局正在加速壯大，但互聯網上對外國人來華就醫問題態度並不統一。有網民認為，此不僅標誌着中國醫療水平的提升，更意味着一個「醫療+旅遊」產業的市場的形成；另有網民認為，中國的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若各地將優質醫療資源向境外求醫者傾斜，則意味着原屬於普通百姓的醫療資源將被搶佔。

中，確有外國患者選擇在非政策認定的公立醫院求醫。」一名北京三甲醫院的醫生向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表示，但若國家大規模開放涉外醫療，卻缺乏完善的體系建設和明確的規則制定與引導，便可能對一線城市的有限醫療資源形成壓力。

具有中國及歐美醫學相關專業背景的小丹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也認同這一觀點，「醫療不可能三角」，即在醫療體系中，低價高質和廣覆蓋/易獲取，在現實中，歐美醫療體系無一不備，但其現成成本源於廣大醫護人員持續的疲憊付出，以及與他們付出不匹配的待遇水平。小丹表示，目前國內醫療體系最突出的例外，是鄉村之間的醫療品質差距，這是醫學教育與資源長期分布不均導致的，也和人才流動的「規培」制度有關。雖然隨着近年來「規培」的推進，已經有所緩解，但依然被內地民眾所詬病。這也意味着相關部門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必須格外謹慎。

一線城市三甲醫院醫護壓力大。多名北京和廣州的公立三甲醫院不願具名的醫護人員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也表示，中國的醫療體系是政府主導、全民覆蓋的混合型體系，兼具社會主義公共服務性質與市場化因素。其核心是以公立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為主體，承擔大部分診療和公共衛生任務。不過，公立醫院的基本運行依賴政府財政支持，而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納稅人繳納的稅款，其設置的目的是盡可能多使納稅人獲得平等的醫療資源，但現實情況中，一線城市的公立醫院不僅需承擔本城的醫療服務，一些周邊省區的重症患者亦會選擇一線城市的公立三甲醫院求醫。這使其醫務壓力頗為巨大。「中國的醫生一直是以治病救人為天職，不可能拒絕外國患者的醫療請求。況且在實際醫療過程中，



●盛諾一家創始人蔡強